

“以史实说话,用档案发言”
东北抗日义勇军、抗日联军
亲历者口述122件档案公布

第二期

在抗日义勇军中,除了学生、士绅,还有工人、农民、东北军旧部官兵以及众多“绿林武装”等社会各阶层的身影。面对日寇的抢掠,他们没有屈服,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抛头颅、洒热血,永远长眠在东北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。

通过抗日义勇军、抗日联军亲历者口述档案,让我们一起重温抗日英烈们的光辉事迹,缅怀英烈。



耿济周。



图为义勇军破坏辽宁沟帮子附近铁路,以阻止敌人前进。



图为义勇军攻进沈阳城。本稿图片均由沈阳市档案馆供图

工农联合血拼打日军 东北军旧部奋起抵抗

誓死不当“亡国奴”工农联合血拼打日军

“九一八事”变后,沈阳等地工厂的工人们纷纷行动起来,誓死不当“亡国奴”,组成抗日义勇军,走上与日伪军作战的战场,不少人血洒疆场。这其中代表有:兵工厂的工人李春元、吴三铁匠、窑厂的马庆福等。

原东三省兵工厂工人、曾参加抗日义勇军的杨龙江回忆道:“1931年9月18日小鬼子占沈阳后,兵工厂工人全都失业了,工人们生活无法维持,又受到鬼子的压迫,因此,在1931年10月以后,有兵工

厂的木工所工人李春元和大铁房的工人吴三铁匠等人就组织了有50多人参加救国同盟义勇军,当时没有枪怎么办?我们就集中力量到农村夺地主老财的枪,以后又从兵工厂拿出来一部分枪,总共有百余支。二台子有个子弹库被当地农民抢了,我们就买了一批子弹,这样到1933年我们的队伍发展到150多人,我当时也参加了,去看过一回地势。当时计划扒新城子铁路抢日本守备队的枪支。这时候,我们队伍住在新城子西的安家窝棚,领导人马

庆福和李春元。”

“有一次鬼子要乘火车,有200多名士兵到新城子换防,我们知道消息后计划在夜间假扮修路的工人把铁路拔掉,缴械鬼子枪支,把鬼子消灭掉。计划好后,我们晚间扒了一段铁路,就被查路警发现了,鬼子打电话由新城子来人将铁路抢修好。鬼子知道我们的住处后,早上就派兵包围,一阵小炮把我们打垮了。吴三铁匠当场阵亡,我们被打死打伤有70多人,李春元也受伤了。后来,队伍就散了。”

东北军旧部奋起抵抗 反击日寇侵略

虽然在“不抵抗”的命令下,东北军的大部撤往关内。但是,当时仍然有一部分东北军旧部官兵在民族危难之时,坚持留下来,拿起武器奋勇反击日本侵略者,进行了“不抵抗的抵抗”,这其中代表人物有耿济周、栾法章、赵殿良、刘翔阁、李士廉等。

耿济周招兵抗日 公布纪律奖惩分明

耿济周又名耿礼,新民县八里堡人,九一八事变后辞去汤玉霖部队炮兵总监的官职,回到新民,组织抗日义勇军,任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总司令。

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少校书记参谋戴鸿儒回忆道:“我们于民国二十年(1931年)阴历十月十五日以前,从北平抗日救国会到辽西,首先乘火车到白旗堡取得‘义昌当’的东家王润堂的支持,王以其全部家产来帮助我们招兵,共同抗日,后来就委任王润堂为第一师师长。当时在王润堂家成立了司令部并立起一杆大旗,旗上写‘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司令部’的大字,这时,白旗堡周围各地有抗日要求的人,不愿做亡国奴、有民族气节的人,都自带枪马,踊跃参加义勇军。开始参加的大部分是胡匪(绿林武装),占总人数的80%,如‘高老梯’、朱三字等,余之20%有商人、工人、学生、农民及其他群众。到民国二十年十二月时,第四路军发展到一万多人,大部分是骑兵(占十分之七),其余十分之三是步兵和其他兵种。参加义勇军的官兵,均不发饷,都自带枪马,所以武装不齐,没有武器的占十分之一。为了不扰乱百姓,司令部也公布纪律,对违犯者军法处之。”

白天躲藏在朋友家 晚上出来组织抗日活动

李士廉为原东北陆军讲武堂学员,曾

任抗日义勇军第五路军参谋长、抗日义勇军第五路军参谋,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斗争。

李士廉于1932年3月和同学回到沈阳,组织抗日队伍,策划了两次进攻沈阳的战斗。

他回忆道:“在沈阳市,伪警察和伪保安队大肆搜查捕人,我也在被搜捕的名单当中,因此,我白天躲藏在朋友家中,晚上出来活动。居住的地方一天一变。两次进攻沈阳,虽然没有占领沈阳城、消灭大量敌伪军,但是给予敌军以很大震动和惊慌,社会秩序一时呈现着混乱状态,人心不稳,这对日伪宣传的‘满洲国是王道乐土,人民安居乐业’是极大的反击。”

1933年3月,在沈阳抗击日寇斗争失利后,李士廉和方鲁由沈阳到黑山县、辽中县、台安县,联络民众武装中的‘老北风’、‘老来好’、‘兴华’等部,继续进行抗日斗争。李士廉回忆道:“同年6月,第50路军部队在姜家屯同地主武装(不抗日的)打了一个大胜仗,缴获步枪百余支、机枪数挺。8月下旬,部队进攻台安县城,消灭敌伪军几十名,缴获步枪几十枝、迫击炮五门。后来,我因病回北京向救国会汇报工作,等我回到辽中时方鲁已经离开了,50路军就此解散了。”

鬼子用训练吃人的狗 将几十人活活咬死

第50路军解散后,李士廉回到老家西丰,后来听说栾法章在西丰、开原一带进行抗日武装斗争,1932年的11月,他通过陈郁文(当时西丰公安局翻译)与栾法章联系上,又参加了抗日斗争,李士廉回忆道:“我的任务是联络西丰、开原县伪警察大队和作通讯宣传工作。由于这两个县的伪警察大队官员有些是我的同学,(我们与他们)均取得了密切合作的关系。伪

警察官员给我们一些子弹,双方相遇时,枪向高空鸣放。是年11月间,伪军与我军相遇几次都是和平共处,双方鸣枪了事。时间长了,这事被开原的日寇发觉了,日寇以所谓集中训练为由,阴谋把两县伪警察大队缴械。我当时对他们(伪警察)说,坚决不能去受训,不然都携械到我们这方面来,部分人同意,大部分反对。结果,伪警察被鬼子诱骗后缴了械,被绑到开原新城后送进警察署所设的铁栅栏里,栅栏里是从公主岭运来训练吃人的狗,几十人活活地被咬死。据住在警察署附近的居民说,当时狗咬人的嚎叫声有三四昼夜之久……”

在沈阳做地下宣传工作 国耻纪念日前夕自制炸弹

1933年8、9月份到1934年4月,李士廉回到沈阳,在张金辉、宋黎的领导下在沈阳做地下宣传、通讯、联络工作。在伪“满洲国”成立纪念日、‘九一八’国耻纪念日子里,他们通过印刷标语、传单、告同胞书往墙上贴,向群众散发,向国内外邮递等方式方法,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在东北军事、政治、经济上侵略的滔天罪行,宣传东北人民不怕日寇侵略军血腥屠杀和镇压,东北有着成千万有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,英勇奋斗、坚贞不屈的民族革命意志等等。

李士廉回忆道:“1933年9月18日国耻纪念日前夕,我自制炸弹一枚,装在水果篮子里,准备投掷到南市场剧院里。在当天早上,我到该剧院买了楼上座票一张,并对剧院内外进行了侦察。晚7时,我到座位后将水果篮放在脚底下,趁着戏唱到热火朝天、锣鼓喧天之际,我将炸弹拉火并立即离开座位,炸弹轰隆一声,看戏的人们马上混乱起来,争先恐后往楼下跑,我也跟随着跑出去,没有发生什么危险。”

绿林武装“安脑袋” 戴罪立功武装抗日

“九一八事变”后,部分曾经啸聚山林、打家劫舍的“绿林武装”面对国难家仇,在“不当亡国奴、抗日救国”的旗帜下,挺身而出,积极开展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。绿林武装“老北风”把起来抗日叫做“安脑袋”,此话的意思是说:过去当土匪的人,被官兵抓去一律处死,而在国难当头的时候,起来领导群众武装进行抗日救国,乃是将功折罪,死而重生。这其中代表人物有:“老北风”(原名张海天)、项青山、“高老梯”、赵亚洲等。

“老北风”是台安县九台子人,土匪出身,“九一八事变”后组织武装抗日,任东北抗日救国辽南义勇军第二军团第三路军司令。

原九台子大队社员张殿有回忆道:“我是‘九一八事变’后参加‘老北风’队伍的,叫抗日救国军,有臂章,戴在左胳膊上,是长方形。我跟着队伍到关里,解放后才回来。‘九一八事变’后,‘老北风’和项青山的抗日队伍住在盘山的沙岭子,第二年正月,小日本鬼子来打沙岭子,打了一天一宿,‘老北风’带队伍撤到三道沟方面去了。第二天晚上,我们有人向‘老北风’报告日本鬼子住在沙岭子的情况,当天晚上我们就又摸回来了。日本鬼子当时有1000多人,经过一夜的战斗,到第二天早晨吃饭时,把小日本鬼子打得只剩下三四百人了。这一仗,日本人死的很多。日本人将尸体装两车拉走了,还剩下一些

尸体没拉走。这年(1932年)七八月间,‘老北风’带着队伍打海城的牛庄,去了一千多人,打了多半夜没有打下来。同年腊月二十六,‘老北风’给部下开会说:我们胜利了,但是大部队来了(指汉奸于芷山的伪军),我们要暂时躲一躲。以后,队伍就往关里退了,走的时候有一万多人,打着抗日义勇军的旗……”

沈阳市档案馆 王梓熠 高丹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

(提醒读者:文中涉及的人名和地名都是音译,有可能存在同音不同字,不同人的回忆录里可能音同字不同。此外,由于是采访回忆录,为尊重原貌,会有口语化的特点)